#真雄心#

问题：北大团队发布法律大模型 ChatLaw，为大众提供普惠法律服务，将带来哪些影响？

很遗憾的说，几乎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这只是一个玩具。

要在ai发展的路线上有所实质进展，团队核心人物要下的功夫不是在算法上，而是在认知哲学、科学哲学上。

仅仅熟知算法，得到的也将仅仅是某种“高级套用”，或者稍好一点——一种类似爱迪生试灯丝似的“要素排列碰撞”。

即将各种主要因素排列组合出各种方案、先把“模型”训练出来，然后搞出某个指标来“比赛”，通过某种统计技巧，揪出一种特殊的优秀项目，然后发一篇论文，称其为“特定领域的成果”。

然后拿着这样的论文，老师评职称、学生找工作或者投名校。

这只是一种庸俗的学术，一种浪费学术青春的傻事。

形如前天莫奈画出了《日出》，报纸上出现了大面积的好评，于是美院的学生们开始拿同样的笔法画《日落》、《月出》、《日食》……一样。

By the end of the day, all you have is the same difference.

不要把这话看成一种“打击”、“污蔑”，这是在告诉你不要在无意义的虚荣上徒耗精力，而要把目光放在真正会让你青史留名的事物上。

我素常最忧虑的，其实不是中国的年轻人没有能力、没有条件，而是中国的年轻人缺乏雄心。

真正的雄心。

AMBITION.

Not desire, not intention, but AMBITION.

那种改变人类命运、影响人类历史的野心。

现在这种真正狂妄的——或者更不避讳的说——伟大的野心在中国青年身上相当罕见。

我所看到的，往往全是些“阶层跃升”、“小目标”之类的以“要现实”为名、以怯懦和从众为名的软弱，取代真正的野心概念的，往往实际上只是对“小目标”惊人的羡慕和贪婪。

这种对世俗欲望的羡慕和贪婪和对真正雄心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所造成的动力学是极其不同的。

前者总是在焦虑的逼迫你做无效的事，在屡屡失败受挫后往往会导致你做越理非法、乃至虚假的愚行。它总是导致你该换赛道、追逐虚荣和贵人的认可，最终在无数堆干草中耗尽有限的生命。

后者则因为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只要哪怕任何一丁点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就就足以令你一生不至枉费，所以总在激励你不慌不忙的去做正确的事。它消解寂寞、总是击退焦虑，让你能长期曲折然而坚定的维持方向。

为什么这里要讲这样的“大道理”？

因为现在这个学术选择就体现出了这两种策略的差异。

你真的想在ai领域做出值得历史记录一笔的贡献，你现在应该在意的是哲学类的领域。要先在哲学领域有所领悟，再去考虑实现问题、测试问题。

那是真正的进展，真正开创性的工作。不要把时间首先花在赶学术时髦上——这种时髦是赶不完的，而你的人生有限。

这话当然劝不住九成九的人，因为这群劝不住的九成九的人里面大约有一成左右可以从这种赶时髦中获得“好简历”、“好学位”，对ta们而言，能混到一个“好职位”、“好资历”，已经构成了充分的驱动力了。

但是请相信，剩下那1%的人的人生体验和这九成九的人有大不同。

要有雄心，要有真实的、而非cosplay的雄心。

不是你成就理想，而是理想会成就你。

编辑于 2023-07-04

<https://www.zhihu.com/answer/3102447409>

---

评论区:

Q: 之前老师评价AI绘图的时候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生而为人，做到“成器”只是基础，“不器”才是不懈地追求，是真正的君子之道。

人要矢志不渝地超凡脱俗，要不满足于极致地凡俗，以创造者的身份不断地持续向外开拓。要追求为内容赋予新的形式，或者为形式赋予新的内容。

还有一篇讲现代化的文章，也是提过“当下年轻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有雄心，be ambitious。

---

Q: 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很喜欢导师的一句话——

「研究は成果を出すことをばかり考えちゃったら、熱血がいつか冷めてしまうよ。

研究活動はパッションがないと続けられない。」

做研究只想着出成果，热血迟早会冷却。

做研究没有激情是持续不下去的。

A: 啥研究方向？

Q: 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和语义分析不太一样，对实时发生的对话转录并总结口语语法规律的一个学科。

B: 我是语言研究小白，最近看文献，感觉学界“找语言规律”的方法，很像答主说的：

“将各种主要因素排列组合出各种方案、先把“模型”训练出来，然后搞出某个指标来“比赛”，通过某种统计技巧，揪出一种特殊的优秀项目”。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也可能我对这段话理解有误。[捂脸]

答主的话给我整迷茫了，很想知道答主认为语言学/翻译学/文学这类研究的Ambition是什么。

Q: 语言学里这种研究方法是有的，归纳总结已经出现过的文字规律。有的学派是先有模型去解释既定现象，有的相反。语言模型训练到一个量级后，跟你讲出“听起来没啥问题”的句子是已经实现的案例。

但是，法学这种明显需要对条款无限补足，需要大量剖析实际案例的，不做质的分析却转而通过大模型去统计出一个“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的结论去指导实践，说难听一些，我认为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聊回雄心，我理解的雄心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类似信仰的激情，相信这件事有必要去做，必须全力以赴(但是不能硬刚，要聪明地绕过浪费精力的地方)，且必有善果。

而不是因为外界因素。

内驱力比外驱力强太多了。

B: 理解一些了，感谢回复[拜托]。

还有一个问题想交流，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终极目标应该是ambition的所在吧。

可是语言本身无法“创造/发明”改变世界的新东西。目前研究是基于真实语料，探索语言特征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看到有学者认为终极目标是了解语言“通史”，那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不是更像是历史研究呢。

无法创造的研究，是否还属于值得浪费学术青春的研究呢？还是说应该把它当“成器”阶段的学习，而非“君子”阶段？

“君子不器”参考答主关于AI绘画的文章：

<https://www.zhihu.com/answer/2710177413>（#逼你幸福#）

“ai并不能创造新的内容，它只能为你所指定的内容提供已经存在的某种典型形式。

你必须寻求创造——要么为形式创造内容，要么为内容创造形式。”

Q: 其实你已经回答了，是对更多可能性的探索。

终极意义是无法追求的，但是你可以创造更多意义。

---

Q: 中国小孩可以安全地持有ambition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你的这些心得会起到积极作用的

A: 发明一道大家都会爱吃的不会胖的烤肉都算改变了人类历史。

有啥不安全的？

---

Q: 说实在的，年轻人拥有名留青史这样的野心，这样的难度，不会绝望吗？

我身边的年轻人说他想要名留青史，我甚至会觉得他还是再挨社会毒打几年吧，醉的不轻。[捂脸]因为以他们的知识量和家庭教育，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名留青史[捂脸]

A: 酱油技术发展史，也是青史

---

Q: 如果我想要学习哲学类的领域，从您这里的文章和生活经历感悟中学习，这样够吗？🤔🤔

A: 不够，要博览群书，行万里路。

---

Q: 我赞同您说的，可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把哲学理解透彻的阅历基础，也没有孕育出智慧的时间积淀，要如何去学呢？

A: “早点开始”，先“瞎学”起来

B: 先囫囵吞枣的读一遍：<https://www.zhihu.com/answer/550517189>（#全科学习#）

---

Q: 要是真有100个做这种研究的，那99个可能没法写出文章，没法毕业。

鼓励这种想法是在害人，与张雪峰无异。

A: 放心，说服不了那99个人。

Q: 基础研究上做出成绩的人凤毛麟角，而那些没有做出成就的人，目前的社会对其没有足够的“容忍”，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容忍”。在开始时，人人都觉得自己是那百分之一。但是真正能做出真正的成果的方向本就是百分之一，注定是要许多错误的方向的。人人都有雄心做点什么，谁来犯错呢？

这几年对青年学者的要求是“五年非升即走”，客观上已经比之前“三年非升即走”好不少了，但仍然是硬性指标。更何况真要苦读到博士后，早已在文章成果这种硬件条件下变成老油条了。

A: 只有“基础研究”可以改变人类命运？

---

更新于2024/4/30